

周畅  
◎ 著

长篇小说

男权女色博弈

保险展业招术

居然还有人羡慕我？  
多少次都不想做了，但生存让你讲不得面子，活活逼着你堕落。

# 险招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周畅◎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险招/周畅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 
2010. 8

ISBN 978-7-5404-4633-8

I. ①险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2983号

险 招

周 畅 著

出版人 刘清华

责任编辑 徐应才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市富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mm 1/16 印张: 24.5

字数: 500, 000 印数: 1—15, 000

ISBN978-7-5404-4633-8

定价: 32.8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## 写在扉页

这大概是中国第一部保险题材原创长篇。

写不写这部小说，我犹豫了很久，

因为势必要写到许多所谓“内幕”。

内幕虽可吸引眼球，

但无疑会使我承受压力。

最终还是写了，

理由很简单：总得有人写不是？

**郑重声明：本小说纯属虚构，切勿对号入座。**

居然还有人羡慕我？这些年做保险，别的没得什么，倒是把脸皮练厚了，估计一刀砍过去，顶多才有个白印子，道行高的，连白印子也没得。多少次都不想做了，但生存让你讲不得面子，活活逼着你堕落。

——秦楚楚

“这美色使用也是有学问的，即不能把自己卖了，又要把事情办好。美色就像一块吊在空中的肉，能让他看见，还能闻到肉味，但就是吃不着。越吃不着他越想吃，一次比一次跳得高。”

“那他跳累了，也明白了吃不到那块肉，不就扭头走开？”

“这就是学问了。当他扭头要走时，你就赶快把那肉荡近点，让他闻闻，或者摸摸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就是不能吃。要记住一点，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。”

——何氏美色理论

.....

谁都不保险呀，

保险的只有自己。

秦楚楚感叹道，

只有自己的腰包踏实了，

才不会怕任何风浪，

才会平静面对生活的种种变幻。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蝴蝶效应

001

正说着，何婵娟接了一个电话，她阴着脸听了一阵，开口骂道：“你有病啊？你那奶子都成面口袋了，还当是金奶子呢！摸一下怎么啦，又没摸掉你一块肉！回去，他爱摸就让他继续摸，只要能把单子签下来！”狠狠关了手机。

## 第二章 一块好肉

011

那就试试何氏美色理论？

又记起何婵娟的愤世嫉俗：我们有什么？只有肉体！一块青春的好肉！

## 第三章 那个案子

028

但在言语上那么骚扰一下，或借机在腰上臀上摸上一把两把，秦楚楚也就忍了。现在的社会说到底是男权社会，你不服不行，只要不突破底线，就让那些臭男人小小的意淫一下吧。有什么办法，你得生存，你得吃饭，你得养老抚幼，你得在这个城市里挤出自己生存的缝隙来。这世道留给穷人的生存空间本就狭小，你还有什么权力择高选低？

## 第四章 山长水阔

049

笑贫不笑娼，这话真他妈的一针见血！英雄莫问出处，所以这世界还是给了我们机会的。不成功，那是努力不够，是没有选好发展的方向，也没什么好怨天尤人呼天抢地的。我们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，除了一副还有几分姿色的躯体和渴望幸福的动力。美色便成了我们惟一的资本和武器，把美色运用到极致是我们当然的权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？

## 第五章 你快乐吗

061

母亲一边哭，一边手朝空中茫然抓去，一下一下，嘴张得大大，喉咙里在喑哑地呼喊，只是没有一丝的声音。

夜却睡熟了。

## 第六章 饮食男女

071

这样说吧，民工从进城开始，就丧失了许多作为公民的权力，而这其中最不人道最残忍的，就是性权利。

## 第七章 韧者生存

096

你能欺骗所有人，但你不能欺骗自己；你可以看不见所有人的良心，但你看得到自己的良心。

## 第八章 欲望之门

107

没有面包的爱情不会长久，只有面包的爱情不会幸福。那时热恋中她哪体会得到其中的深意，现在体会到了，却是迟了。秦楚楚蓦然间觉得肩上的担子重起来，甚至让她有了一种悲壮感。

## 第九章 明确告知

119

老头儿说：须心无挂碍，须心地洁净无尘；须读万卷书，须行万里路；须阅尽人间百态，须尝尽人生百味；须胸有沟壑，须化须弥为芥子；须行坚志毅，须耐得住寂寞……

## 第十章 酸调调儿

133

秦楚楚没由来的一阵心痛，想起了林翠娟，想起了厂里那些林翠娟带出来的徒弟们。生存的无奈竟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信心和尊严，让多年来我们苦心培养的荣誉感和道德堤坝眨眼间就荡然无存。

## 第十一章 血溅尘埃

148

那几个民工端一碗白饭，就了点盐水辣酱汤艰难地咽着，喉节一上一下，极是吃力缓慢。偏偏那肉香弥漫开来，想不闻都不行，满屋的眼睛就都如饿狼般闪亮了。

## 第十二章 我偏要叫

160

民工们也不是不懂道理的人，亲眼见副市长为他们说话，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一下子黑压压地就跪下一片。副市长也感动了，边扶起民工边噙了泪说：多好多纯朴的人民啊，刘永富这该天杀的怎么就忍心对他们犯罪呢？

## 第十三章 心神俱震

172

两人站了许久，白连栋忽然说：“姐啊，你抱抱我！”

姐姐退后一步，惊愕地张大了嘴，又迅疾上前，紧紧抱住了牛高马大的弟弟。弟弟的身体如风中的树叶般在颤抖，姐姐就哭了，弟弟还是如小时候的那个男孩一样啊，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回家后总要到父母的怀里哭诉一番的……

## 第十四章 腊月正月

185

泪水从我们的童年里走来，从我们的快乐里走来，栋哥，身与心融，心与景融，山水便俱有了灵气。你再看看，这山这水，沧海桑田，白驹过隙，它却永远不老。就把童年的泪水给画下来吧！

## 第十五章 哪能放下

199

秦楚楚看着眼前的这幅画，看了很久。

那画中的人儿微侧着脸，欲语还休，眼角眉梢俱是笑意，长发轻飘，衣带慢舞，似欲振衣飞去。

## 第十六章 老子从良

212

经过了大起大落，这阵子我算是想明白了，男人有责任心、能真心实意地爱你爱家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再说了，我看白连栋怎么也不像扛一辈子大包的主儿，凭他的执着，说不定真能成个什么事儿。你也不是十七八的小女孩子了，怎么脑子里还是一锅浆糊？

## 第十七章 炙烤灵魂

223

烧烧把书抱在怀里，说哥啊，要记着你不是一个人读书，是两个人在读，是带着烧烧在读呀！哥就点头，一脸的神圣。

## 第十八章 奈何奈何

235

乌云被天风吹散，月华如霜，繁星如织。小时候听姨妈说，地上的每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，人死了星就灭了。漫天如恒河沙数的星星里，哪颗是你？

## 第十九章 唇枪舌剑

249

要想买保险，除非你的眼睛能看清蚂蚁有多少条腿，那就先得准备个放大镜，要不喜洋洋公司是不承认未尽明确告知义务的。

## 第二十章 梦里故乡

262

正在发痴，却听后面有人漫声吟道：“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。”声调甚是凄怆。白连栋回首望去，却见高画家泪眼迷离，也不知他在身后站了多久。

## 第二十一章 浮生若梦

274

不就是离了吗？这世上多少人都离了，他们就不活了？有多少爱情都破碎了，就不能重来了？

## 第二十二章 你侬我侬

288

涂大光说：“好！”从船上跳下来，捡一块尖石，跑到岛上最高的石壁下，用力划下了三个大字：爱情岛。写完后意犹未尽，再添一行小字：中国·上河有情人涂大光、秦楚楚爱情留念。

## 第二十三章 你抱紧我

302

这世界越来越精彩，越来越多元化，爱情这个字眼儿，也越来越淡化、越来越退隐了。但，我对爱情仍有着不灭的信心。是的，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爱情越来越难寻，甚至她只存在于牧羊姑娘高亢激越的蒙古长调里，只存在于包着白头巾的陕北老汉悠远炽烈的信天游里。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还有人在为之歌唱，爱情就不会死去！况且，我们所追寻的，正是那千古绝唱里最为绚丽的一叠！

## 第二十四章 一以贯之

314

生活其实给了你很多机会，很多隐喻，你懒散地不去思考，机会再多也是无用，隐喻再多你也猜不透谜底。你思考生活，生活就给你顿悟。一旦你悟到了，那“一件事”也就要做成了。

## 第二十五章 山鬼画廊

329

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萝；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；乘赤豹兮从文狸，辛夷车兮结桂旗；被石兰兮带杜蘅，折芳馨兮遗所思。……哈哈，青衣就是那山鬼？好，好，开张那天，我来看看你的山鬼！

## 第二十六章 所谓爱情

343

官场中人如过河卒子，只能进不能退，如枪顶着屁股似的。虽是如此，但一入仕途，人人皆奋不顾身奋勇向前，如屎壳郎顶粪球，本性使然而已。

## 第二十七章 乘风而舞

358

取景框中，宁嫂头颅高仰，眼微闭着，阳光直照，脸上似乎就笼罩着一片金色的圣辉；脖颈高挺如天鹅，双臂伸展，山风吹起洁白的裙袂，似欲乘风归去。秦楚楚心里一突，刚按下快门，就见宁嫂脚下一滑，身子倾斜，在栏杆上蹭了一下，手好像抓住了缆绳，又好像没有抓住，紧接着就翻飞了出去……

## 尾声

371

白连栋对采访他的记者说：“母亲，她是我们的母亲……”

## 1

有个叫洛伦兹的家伙说，亚马逊热带雨林里一只蝴蝶偶尔扇动翅膀，可能会引起德克萨斯州的一场暴风骤雨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蝴蝶效应”。秦楚楚原也不信，说扯蛋，那蝴蝶不成雷公电母了？但现在由不得她不信了，岂止是暴风骤雨？连冰雹都开始往下砸了！

## 2

九月十五日中午，在省城至上河的高速公路上，发生了一起车祸，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在高速行驶中忽地冲出护栏，在斜坡上连打了三个滚，才被坡下的松树给挡住。车是面目全非了，司机挣扎着从车里爬出来，连打了几个电话，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，他又昏死过去……

几乎同时，喜洋洋财产保险公司上河市中心支公司也接到了报案电话。到下午，理赔人员带来了最新消息，车体损毁严重，人员两重伤两轻伤，初步估损金额达到三十多万元。听到这里，公司老总被人打了一拳似的显出哭相来。喜洋洋公司是新公司，来到上河才不足三年，业务规模好容易做到了一千万元，在七家财险公司中叨陪末座，业务质量还不行，赔付率“嗖嗖”往上升，一年快到头了呢，亏损倒有了八十三万元，而省公司下达的利润任务是一百万元，老总想一想都觉得他妈伤心绝望。省公司是按业务进度来下拨费用的，工

# 险招

资发放早不正常了，管理员工工资一律拖欠，全力保证业务员工工资的发放。赔款支付也不正常，请求下拨赔付资金的报告打上去，省公司老总是个北方人，看一眼就发火，说就上河事多，都三年了，钱没赚着一分，害得老子棺材本都要赔光了，不给，先放放，那王美人是干什么吃的！赔款不正常，客户们的意见就大，常有一群群的客户来公司吵嘴，大厅的玻璃门都砸破两回了。正是内忧外患，又出了这么大一件赔案，老总觉得真是倒了八辈子霉！

老总还在痛苦中，理赔部的经理张耀辉却报告道：我多了个心眼，在现场问那伤员了，他们是租坐王小明的车，到省城打个来回六百块。

老总马上喜形于色，手抚着心口说：拒赔！叫秦楚楚来，她做的什么狗屁业务，先是苟大立，现是王小明，净捅娄子！

## 3

秦楚楚都气得要哭了。老总王曾说过的话并不严厉，但她就是委屈得不行。王曾三十出头，虽是男性，却长得细肉白脸，眉目如画，真可惜了一个男人皮囊，“王美人”的诨名早已传遍上河，当然秦楚楚们当面是不敢叫的，私下里叫叫，觉得蛮有意思。现在秦楚楚心里发了狠，就诅咒道：把他送到泰国做人妖去，说不定会迷死多少人呢！

诅咒不解决问题，王美人一时三刻也没考虑去泰国，事情推到她头上，还得她想办法解决。

王小明出事的那台桑塔纳是秦楚楚经办的。王小明和她是原机械厂的同事，还是丈夫白连栋的好朋友。厂子破产后，大家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有混得好的，有混得不好的。混得不好的甚至连饭都吃不上。有段时间隔壁饲料厂的饲料老是失窃，虽然数目不大，但次数多了，厂领导就怀疑出了内鬼，仓库保管员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，冤屈得连死的心都有了。厂里请了公安人员蹲点守候，一日夜果然就有了收获，这偷儿竟是原机械厂的一个老工人。问你家也没养猪养鸡，偷饲料做什么用？老工人把头低到胯下，只不做声，那泪是流得如长江黄河般。厂长觉得蹊跷，带了一干人来到他家里，里里外外寻了一遭，末了拉开橱柜一看，碗里还盛有没吃完的黑乎乎的饲料。厂长当时就流泪了，在场所有的人都流泪了。厂长掏出身上所有的钱，来的人都掏了钱，连公安人员都没例外。第二天厂长又来了，说要聘请他到厂里守大门，却早已人去楼空，

据说老两口搂着哭了半夜，天才蒙蒙亮，就一人背着一个大包走了。厂长嗟叹良久，直觉得自己是个罪人。再有一对夫妇，破产后的生活异常艰难，家里多半年没尝过肉味。那日是男人三十六岁生日，老婆一咬牙就称了五块钱的肉，和青辣椒炒了，香喷喷的一碗放在桌子上，自己又到厨房炒个青菜，弄个酱萝卜什么的。不曾想，儿子放学回来看见那一碗好东西，如何还忍得住？筷子都来不及拿，直接就用手干上了，等到女人出来，已露出了碗底。女人怒极，举手要打，末了却软软放下，一遍又一遍摸儿子的头。儿子受到鼓励，吃得更欢了。等他吃完，油手油嘴地想着要倒杯茶喝，却见妈妈一索子吊在了厕所的水管上，脸是紫的，舌头拉得老长。出殡时全厂人都去了，哭得泪流成河。后来情况反应到市里，一千领导也唏嘘不已。市里组织了捐款，组织了结对子帮扶，又逐步出台了一些政策，给予了一些针对性的扶持，情况才慢慢好转。

那段日子，秦楚楚虽然没艰难到那种程度，却也是不堪回首。上河本来是个内陆小城，经济欠发达，当时工厂破产成风，一下子多出好几千下岗工人，工作就很不不好找。白连栋连找了几个月，换了几个单位，却没一个能干下来。这白连栋人倒是长得标致，却无长技，英语认得全二十六个字母，电脑则连开机关机都不会。原来在厂里搞宣传，喜欢画画，他的画是外行点头，内行摇头，外行说顶好，内行说顶不好，白连栋也不以为意，照样画得干劲冲天。又不懂便宜行事，不懂委曲求全，找工作就难。秦楚楚找工作倒是不难，人长得漂亮，气质也好，托人在一个小超市谋了个做推销员的活儿，虽然站得腿子发软、子宫下垂，但一个月也有四五百块，旺季时能有六七百。那段时间一家人就靠这点钱过活，一分一厘都要算计到骨头缝里。白连栋在建筑工地上挑过砖，在码头上背过包，拉过板车、蹬过三轮，还偷偷在菜市场捡过菜贩子丢弃的菜帮子。秦楚楚后来听同学何婵娟撺掇，做上了保险，先做寿险，后做财险，最后在喜洋洋公司安顿下来。

王小明下岗后到南方混了一段时间，去时还邀白连栋同行，说是两个人胆子大些，有什么事也有个照应。但白连栋不去。秦楚楚心里明白，他是舍不得老婆孩子，尤其是舍不得自己。丢下这么漂亮的老婆独守空闺，那不是开门揖盗吗？哪知后来的日子愈发艰难，这种艰难伤害到夫妻感情，两人争吵不断，白连栋最终还是远走异乡。

王小明回来后，到他堂舅开的公司开车，闻说秦楚楚在做保险，立即把车子的保险转了过来，还介绍了不少业务，把秦楚楚感动得不行。

王美人说，秦楚楚，王小明这车是按公务用车承保的，但他却在拉客挣

# 险招

钱，事实上就是营运车了。两种车的保费相差几乎有一倍，这你清楚吧？按规定，这种情况我们是拒赔的。张经理已经把证取回来了，你把拒赔通知书送过去，顺便给他们解释清楚。

王美人说这话时不但不严厉，简直还有些妩媚，越发女里女气。秦楚楚也不清楚王小明是不是在拉客挣钱，听说公司里已经取了证，心里一片冰凉。她到医院里去过了，四个人一身血污，也不知是死是活，亲属们呼天抢地，寻死觅活，把个医院弄得像人间地狱。这时候要她去送拒赔通知书，不是杀人吗？那些亲属们不把她撕碎一锅煮了？况且王小明多好一个人，叫她怎么说得出口？

秦楚楚求救似地说：“要不就按营运车的标准赔，让他补交保费？”

“你做保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怎么说出这么幼稚的话？”王曾收起脸上最后一丝妩媚，没一点同情心地说，“又不是你要他拉客的，你怕个什么？”

秦楚楚想做最后一丝努力：“保险合同上也没说拉客了就拒赔呀！”

王曾恼了：“你看看合同的第一行是怎么定义公务车和营运车的！我说秦楚楚，我和那王小明又无怨无仇，干嘛要坑他？我是总经理，要维护公司的利益，该赔的不含糊，不该赔一分也不能赔！……对了，你也是公司的员工，立场要站在公司这边！”

秦楚楚心说，你还没坑呢，把王小明和我都坑苦了！为了抢业务，各公司只差没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，各种手段层出不穷。现在的客户们也精明了，并不全听业务员们天花乱坠地胡吹，而是一家一家地比较，哪家公司保费低、服务好，就在哪家保险。而公务车和营运车、私家车的保费悬殊巨大，许多私家车和营运车就找一个单位挂着，以公务车承保，一台车能少交两三千块钱的保费。公务车保费给业务员的提成点子一般是八到十个点，而私家车和营运车保费的提成则只有三个点，所以业务员们往往还帮着客户想办法。这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，王曾也是清楚的，而王小明的车还是正儿八经的公务车呢！

但秦楚楚并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，况且有些潜规则是不能拿上台面的，所以秦楚楚说：“反正我不去送，要送也是理赔部的事，干嘛要我去？”

这也是实情，王曾就换了表情，说：“理赔部忙得搞脚手不赢，哪还抽得出人？反正是你的客户，你就辛苦一趟。”

理赔部的人不去送死，就合该我去送死？倒霉事全让我给撞上了！秦楚楚一脸气愤。

九月的天气很是宜人，但秦楚楚觉得，满天都在下着冰雹，一个个砸得人生痛。拒赔通知书揣在怀里，如同揣了个炸弹。她在医院门口徘徊了许久，终究不敢进去。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走了一回，仍没想出办法。往日有事还有个白连栋可以商量，但现在白连栋远在省城，好长时间也没来电话了。

惶急之下，她就给何婵娟打电话。何婵娟一听兹事体大，说你在家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

刚回家坐定，何婵娟没来，王小明的堂舅倒先来了。堂舅是个长黑胖子，一脸的焦急，说楚楚你在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狗日的医院真是黑，只差没拿刀抢钱了，上午才交一万，现在又催着要交钱。公司里一时也周转不开，保险公司反正是要赔的，能不能先行赔付一点？明儿事情了了，我给你们送锦旗去！

秦楚楚一脸尴尬，哪里还做得了声？

王小明的堂舅看她脸色可疑，心里打鼓，说：“到底行不行？要不你陪我找你们老总去？”

秦楚楚想，死黄鱼上砧板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事情来了躲是躲不过的，就鼓起勇气把事情说了。

王小明的堂舅几乎晕倒，顿足道：“王小明，我日……”想起王小明的妈是自己的堂姐，不能乱日的，改口说：“这下把我害惨了，老子要破产了！”

他的公司要人有人、要车有车，表面上如新鲜牛屎般光鲜，但实际上就是个皮包公司，专干些空手套白狼的勾当，哪有什么资金实力？现在出了这档子事，保险公司又不赔，当真只有破产了。

秦楚楚正自尴尬，好在何婵娟气喘吁吁地赶来了。何婵娟比秦楚楚嘴甜，三言两语把堂舅安抚下来，坐在一边喝茶，自己拿着材料仔细看了一眼，到底旁观者清，她很快就发现了疑点，问道：“王小明当真是拉客赚钱了？车上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王小明的堂舅哼哼着说：“一个是公司的副总，另两人虽不是公司的，平常也是认得的。至于王小明是不是收钱了，我还真不晓得。”

何婵娟一拍桌子说：“认识就好办，就是收钱了也不能承认！”

秦楚楚可怜巴巴说：“这行吗？公司都取证了。”

“反悔，坚决反悔！”何婵娟划着手说，“嘴巴两张皮，换个说法还不容易？”